護生畫集研究（七）

陳星

第二節　關於題字者朱幼蘭、虞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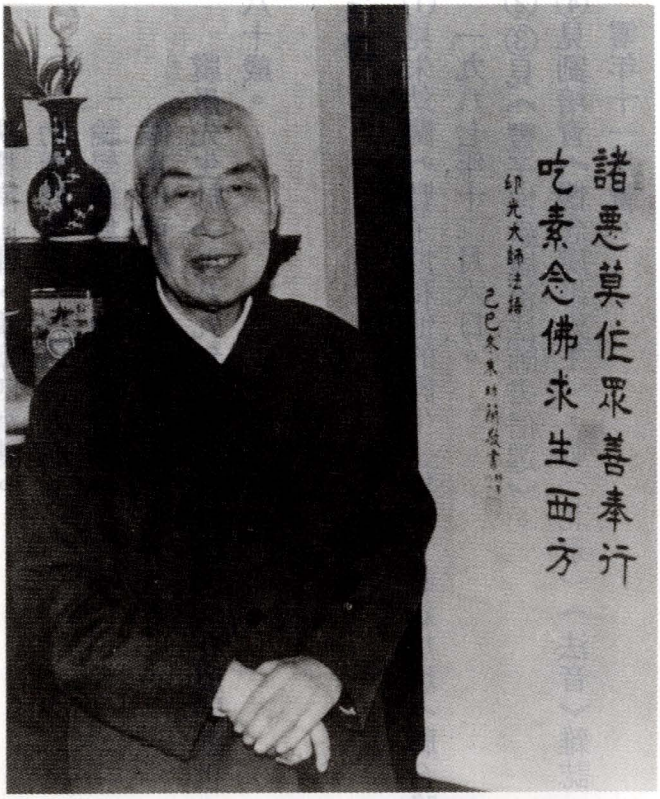
《護生畫四集》、《護生畫五集》的題字者分別是朱幼蘭居士、虞愚先生。

朱幼蘭（一九零九——一九九零），別名啓後，浙江省黃岩縣人。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三井銀行任會計；一九四九年後轉入上海私立孟賢中學任總務主任。一九五五年調任上海第十五中學任總務主任，直至一九七二年退休。一九八九年七月任上海市佛教協會副會長。

朱幼蘭居士兩歲喪父，受其篤信佛教的母親影響，十七歲時即皈依高僧印光法師，法名智開，信奉淨土宗，堅持茹素六十餘年；朱幼蘭居士早年就積極參加佛教居士林活動，在上海功德林組織星期念佛會；晚年亦參加籌建杭州虎跑弘一大師紀念室，並被聘爲嘉興市弘一大師紀念室（籌）的顧問。朱居士擅長書法，且常書寫佛經格言、高僧法語與佛教界、文化界人士結緣。一九九零九月十三日逝世，骨灰被安置在蘇州靈岩山寺。

朱幼蘭居士與豐子愷以及護生畫集的因緣，我們可引用朱幼蘭自己的一段話作爲說明：「一九五零年後，豐先生定居上海，我素慕先生的繪畫、音樂的造詣，遂趨庭拜謁，尊以爲師。先生宏通佛理，待人古道熱腸，蒙以弟子視我。一九六零年，他在百忙中作護生畫八十幅，不以我德薄能鮮，囑爲題詞，我當時唯唯應諾，未敢稍怠，虔心書寫，完成師命。是爲《護生畫》第四集。」[1]

豐子愷所以請朱幼蘭居士題字，同樣也是出於對他的信任。豐子愷自己說過：「朱居士乃弟最親近之道友之一。」[2]「護生詩八十篇，已決定請朱幼蘭居士書寫。此君自幼素食，信念甚堅，而書法又工，至爲適當也。」[3]



朱幼蘭居士在自書印光大師法語前留影

朱幼蘭居士不僅是《護生畫四集》的題字者。而且還是此後《護生畫六集》的題字者。其中因緣，筆者將在第六章第二節中談及。朱幼蘭居士曾參加一九八五年豐子愷故居緣緣堂落成儀式，並獻詩一首：

護生畫集入人心，說理分明淺亦深。
渴望世間消劫火，蓮花筆底灑甘霖。
無端日寇太猖狂，兵災摧殘處處荒。
省識緣緣緣不盡，華堂毀後慶重光。
結隊驅車訪石門，豐公遺範八方尊。
摩挲手澤心香繞，讚歎多生植善根。
躬逢勝事喜開顏，珍惜光陰莫放閒。
世間水陸皆靈空，終期淨土現人間。

為《護生畫五集》題字的是虞愚先生。

虞愚（一九零九—一九八九），原名德元，字竹園，號北山，原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福建厦門。少年時期就讀厦門的敦品小學、同文中學，後轉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學習。一九三零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預科；一九三四年畢業於厦門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系，遂留校任理則學教員，翌年赴南京任監察院編審。抗戰爆發後，虞愚輾轉入渝，除繼續在監察院供職外，復兼任漢藏教理院文哲課程；一九四一年後歷任貴州大學理則學講師，副教授；一九四三年後歷任厦門大學哲學文學專業副教授、教授；一九五六年赴北京撰述斯里蘭卡佛教大百科全書有關中國古代佛教專著條目，同時兼任中國佛學院教授，一九七九年受聘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一九八二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虞愚先生為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並曾任中國書法協會理事。

弘一法師與虞愚（右）、蔡吉堂合影

虞愚先生對佛學深有研究，十九歲即開始研究印度因明唯識之學，在厦門大學讀書時就經太虛法師介紹在閩南佛學院兼課。他的主要著作有：《因明學》、《中國名學》、《印度邏輯》、《書法心理》、《北山樓詩集》、《虞愚自寫詩卷》等，並發表大量學術論文。

虞愚先生善長書法，十九歲時即爲南普陀寺書寫碑刻，他的書法曾得到過于右任先生和弘一法師的指點。于右任先生曾贊賞曰：「佛家道家造像之傳於今者，因其此修養者深也！竹園弟以青年而研究佛理，作書復又天才，勉之，勉之，他日皆當大成也！」[4]

虞愚先生於弘一法師的交往，當在三十年代初，此後與豐子愷亦有往來。如今他爲人們留下了這樣一首懷念弘一法師的詩：

抉擇南山律，篇章四海傳。
功深群籍裏，德邁古人前。
論學情無隱，貽書墨尚鮮。
微言不可接，吹淚濕江天。

虞愚先生於一九八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病在厦門逝世，享年八十歲。

注釋：

①見朱幼蘭《豐子愷和他的護生畫集》，載新加坡《聯合晚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

②③見《豐子愷致廣洽法師書信選》。

④見劉培育《懷念虞愚先生》，載（北京）《法音》雜誌一九九零年十一月號。

第三節　朱南田與護生畫集

廣洽法師在《〈護生畫集〉五集合刊附言》中談及護生畫原稿時稱：「惟第二集行跡最奇」。這裏，我們就來談談朱南田居士與護生畫集的因緣。

朱南田（一九一七——一九八八），上海釀造廠供職，長於詩詞，愛好書畫，退休後家居作詩，成就頗高。爲上海詩詞學會會員、樂天詩社和鴛鴦湖詩社社員。

早在五十年代的一天，朱南田偶爾在上海廣東路古氈商店發現護生畫第二册原稿。出於對弘一法師、豐子愷的敬愛，朱南田決心買下珍藏。古氈店索價一百二十元（人民幣），後又以九十六元成交，然而朱南田生活拮據，連九十六元也付不出來，他先付上二十元定金，而四衆籌措未竟，最後祇得賣去三人沙發椅一張才勉成其事。

朱南田居士得之欣喜，作五律詩一首：

未識豐翁面，先聯翰墨緣。
護生心惻惻，祝壽意拳拳。
畫筆簡而約，書風靜茗禪。
沽資何所得，鬻椅湊囊錢。

一九六〇年，豐子愷先生擔任上海畫院院長消息出現在報紙上，朱南田見後勾起了他二十多年來的渴慕之忱。於是，他寫信給豐子愷求見，很快收到豐子愷的約請。首次見面後，朱南田又賦詩一首：

吾愛豐夫子，仁風道骨清。
曠懷存浩氣，微物最關情。
藹藹如冬日，晶晶比月明。
駑才承不棄，立雪幸三生。

朱南田居士像

朱南田將詩寄給豐子愷，旋即收到覆函，並稱朱氏爲仁弟。常去豐家的還有朱幼蘭居士，於是此後的交往中，豐家常對朱幼蘭、朱南田以「大朱」、「小朱」之稱。

有一次朱南田偶爾說起曾在古氈店獲得《續護生畫集》原稿一事，不料豐子愷喜出望外，連稱：「奇緣」！原來《護生畫集》各集原稿都有保存（第一集雖祇剩文字，但尚可重繪），唯獨第二集遍尋不得。朱南田遂將原稿攜奉呈覽，豐氏喜形於色地說：「數十年兵燹頻仍，此稿終得幸存，滄海還珠，也是緣份。」[1]

此後，豐子愷一面續作護生畫，一面寫信告訴廣洽法師護生畫一、二、三集已全部查到消息。廣洽法師回信曰：「區區紙墨原稿……竟能失而復得……蓋冥冥中佛力加被，有以完成此奇績也。」他發願將護生畫一至五集一幷印製發行。豐子愷乃以商量的口吻請朱南田割愛。鄭逸梅先生在《緣緣堂主人豐子愷》[2]一文中披露了豐子愷寫信給朱南田的內容，信上說：「昔李易安愛藏書畫，凡見心愛物，沽金釵、典貂裘，擲千金不吝，收藏甚富。及至世亂，輾轉流離，損失殆盡，寫『烟雲過眼錄』以記其事，世人對藏書畫稱子孫永寶，其實能傳三、四代者有幾，豈能永寶。看來佛門倒還有千年藏經，所以我以爲藏之佛門，比個人保管爲好。」

朱南田雖對原稿視若珍寶，但師意不能違逆，乃概然允諾，遂寄星洲。後來豐子愷對朱南田予以厚愛，贈畫達三十多幅，廣洽法師亦匯寄港幣給予補償。

豐子愷曾爲朱南田的詩稿題過詩，詩曰：

醬園工友愛吟詩，偶得新題句入時。
莫道小花人不察，東風雨露本無私。

這是豐子愷對朱南田的褒獎，還甚至對朱氏說：「我給你題幾句，扉頁我去請馬一浮先生寫。」[3]這可謂即是豐子愷詩中所言「莫道小花人不察，東風雨露本無私」的體現吧。

朱南田也常有詩作紀念豐子愷先生的。一九八七年有詩云：

樓中日月千秋仰，道德文章四海聞。
回首舊遊三尺雪，每懷高誼一天雲。
寄情翰墨存風骨，寓意丹青發土芬。
研究藝壇豐子愷，栽將楊柳析遺文。

護生畫各集原稿能夠找全，這是一個奇緣。同時也應看到，如今護生畫集的功德圓滿，其中亦有朱南田居士的一份功績。

注釋：

①見朱南田《我與子愷師的因緣》一文，載（浙江桐鄉）《桐鄉文藝》第25輯，一九八五年九月。

②③見香港《大成》雜誌第一五九期（一九八七年二月），鄭逸梅《緣緣堂主人豐子愷》一文。

第六章　護生畫六集之研究

第一節　特殊的年代與非凡的毅力

歷史進入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席捲中國大陸的一場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對於豐子愷來講，以這個年月爲里程碑，幾乎一夜之間從被衆人敬仰的傑出藝術家變成了大字報、逼供信、抄家、關「牛棚」、下鄉勞動、隔離、批鬥、游街的對象，他遭遇到了種種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摧殘。

一九六六年，上海的「文革」工作組進駐畫院，豐子愷即被定爲「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鬥。同時還有「反革命黑畫家」、「反共老手」、「漏網大右派」等等稱號。最後終於被列爲上海市十大重點批鬥對象。

當時豐子愷的具體「罪名」有許多：「一九五六年發表的《城中好高髻》一畫是惡毒諷刺、攻擊黨的領導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代畫》一文是醜化新社會，攻擊無產階級專政；一九六二年文代會發言中提到的那把剪冬青的大剪刀，是瘋狂抵制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阿咪》一文則是惡毒影射、攻擊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1]風景畫《船裏看春景》是攻擊「三面紅旗」；《溪頭看剝蓮蓬》是宣揚個人發家致富；《聽我唱歌難上難》是與「紅太陽」唱反調……

豐子愷在「文革」中的生活淒慘可悲，人生自由喪失殆盡。比如，他和住在石家莊的兒子新枚通信，以詩表達希望團聚的心情：

看花攜酒去　可汗大點兵
攜來朱門家　莫得同車歸
動即到君家　死者長已矣
幾日喜春晴　玄鳥殊安適
泠落清秋節　客行雖行樂

這是從右向左讀一條斜行的字，即「看來到春節可得長安樂」。然而豐子愷不久又寫信告訴兒子：「嵌字之詩句，宜少作，我們是遊戲，被人誤解爲『隱語』，何苦。」可見，豐子愷當時連通信自由都難以保障。如今豐子愷故居，重建的緣緣堂內陳列着一頁豐氏在「文革」時的日記，現抄錄如下，讀者可知他當時的寂寞生活。

星期日記事　　豐子愷

6時起身
7時早餐
8時學習毛主席著作—反對自由主義，老三篇
10時休息，整理衣物，洗腳
12時午餐
14時學習毛主席語錄
16時休息，抄寫思想交代
（20時半就寢）
全日無客來
全日不出門

我們再來看看豐子愷先生的女兒豐一吟居士在《回憶我的父

親豐子愷》[2]一文中的片斷。時值一九六九年秋，豐子愷在鄉下參加集中體力勞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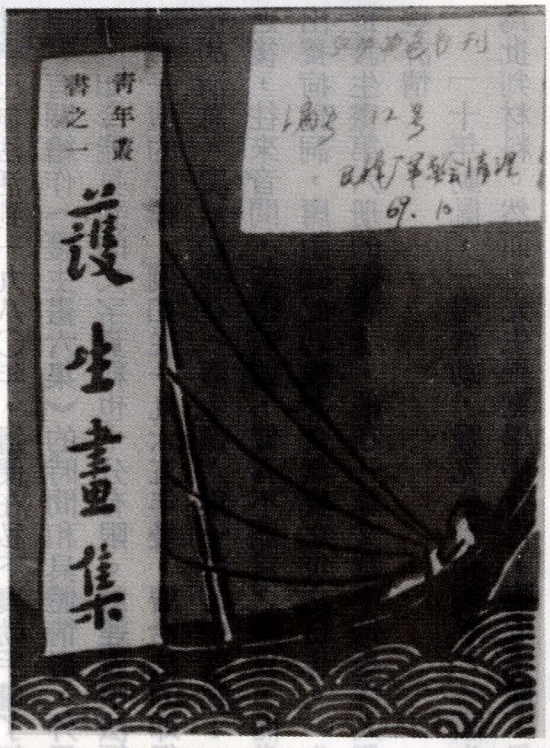
「我背着孩子，東尋西找，總不見父親。將近晌午時，我來到一塊棉花地邊，望見那一頭有一個老人正在摘棉花，動作很遲緩，低着頭，但見白鬢蒼蒼，一副老態龍鐘的樣子。我放下背上的孩子，想問個訊：『喂！請問……』我的問話還沒有出口，那老人抬起頭來，呀，這不就是父親嗎？可是我幾乎認不出來了；頭髮又長又亂，兩鬢增添了不少銀絲，臉色憔悴，神態萎靡，兩眼淚汪汪的，胸前腹部掛着一只襤褸的棉花袋。」

「但我要求到他的住宿處看看。他猶豫了一下，終於同意了，便帶我們走出院子，繞過河濱，來到一所低矮的農舍。一進門就是地鋪，潮濕的泥地上鋪着些稻草，並排着一副副被褥蚊帳，爸爸就宿在這裏。屋子顯然透風，到了雨雪交加的季節，這日子怎麼過啊！門口的河濱，據說就是他們洗臉的地方。」

同一篇文章中還寫到了豐氏受批鬥的情況：

「『狂妄大隊』闖入畫院，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並在他的背上澆一桶熱漿糊，貼上大字報。跪得時間太久，站起來踉踉蹌蹌，又跌倒了……無情的皮鞭往他身上抽……」

可想而知，豐子愷在「文革」中遭受了非人折磨，然而，他終於沒有軟弱。他得知老舍在北京自殺，他說：老舍死了，死了就完了，我不自殺！豐子愷橫下一條心，把蹬「牛棚」看作參禪，把批鬥看作演戲。在鄉下勞動風餐露宿，他說：「地當床，天當被，還有一河濱的洗臉水，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造反派剪去了他的心愛的鬍鬚，他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夜晚被拉到黃浦江對岸游鬥，他說：「今天作了一次『浦江夜遊』！」



這是中國保護動物會一九三四年出版的《護生畫集》封面。「文化大革命」期間，此書被查禁，封面右上方貼的查禁標簽上寫着：「反動黃色書刊」。

一九七二年，豐子愷因在鄉下勞動受了風寒，不久患中毒性肺炎住院治療，病愈後，肺結核又長期纏繞着他。這場病使豐子愷格外高興，因爲他可以在家從事「地下活動」了。他在清晨夜晚做着外人不易察覺的工作。他寫了《紅樓雜咏》組詩，翻譯了日本古典故事《竹取物語》、《伊勢物語》、《落洼物語》；重譯了夏目漱石的《旅宿》；寫了《緣緣堂續筆》三十三篇。

他這時期寫的隨筆均是對往事的追憶。《暫時脫離塵世》[3]一文頗能引起人們的深思。豐氏先引用了夏目漱石小說《旅宿》中的一段話：「苦痛、憤怒、叫囂、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間的。我也在三十年間經歷過來，此中況味嘗得夠膩了。膩了還要在戲劇、小說中反復體驗同樣的刺激，眞吃不消。我所喜愛的詩，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東西，是放棄俗念，使心地暫時脫離塵世的

詩。」豐子愷表示贊同夏目漱石的話，說夏目漱石是「一個最像人的人」，並且認爲人們喜愛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就爲了他能使人暫時脫離塵世。」他憎惡那些隨濁流而沉浮的人：「今世有許多人外貌是人，而實際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機器。這架機器裏裝滿着苦痛、憤怒、叫囂、哭泣等力量，隨時可以應用。」做人應該如此嗎？他的回答是：「不，做機器應當如此。」

在嚴酷的現實面前，豐子愷的非凡的毅力保持節操，堅持事業。

在佛教方面，豐子愷更是沒有懈怠。一九七一年，他就悄悄地譯完了日本湯次了榮解釋的《大乘起信論新釋》一書。此書於一九七三年十月由廣洽法師在新加坡菩提院根據譯稿影印發行。

一九七三年三月，豐子愷在學生胡治均的陪同下最後一次到杭州。他遊靈隱，在大雄寶殿前留影。十二月，應廣洽法師請，爲檳城「妙香林」撰對兩聯，並書之。

其一：

妙香林大雄寶殿落成盛典
妙蓮花開彌勒壇高瑤草千春光佛刹
香雲繚繞瑞烟籠罩莊嚴七寶壯檳城

其二：

華嚴經句
眞觀廣大智慧觀
梵音勝彼世間音

作此二聯後，豐子愷又應廣洽法師之請，爲星洲彌陀學校二十周年作《雙蓮》畫以慶。

豐子愷自然忘不了尚未完成的護生畫第六集。他不能使之半途而廢，無論處境多麼險惡也要使護生畫功德圓滿。於是繪作《護生畫六集》的念頭又在他的心中生發了。

注釋：

①見豐一吟等著《豐子愷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初版。

②此文載《往事與哀思》一書，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版。

③此文載豐一吟編《緣緣堂隨筆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初版。

第二節　護生畫集功德圓滿

「文革」期間，杭州虎跑後山的弘一大師之塔被推倒。①然而豐子愷在險惡的環境中卻沒有忘記續作護生畫集。第五集已於一九六五年提前出版，剩下的只有第六集了。豐子愷已經預感到他自己無法活到一九八〇年，這便在私下裏動手畫了起來。

有關繪作《護生畫六集》的時間和具體情形，外界知道的甚少，如今能見到的文字資料也十分有限。就連廣洽法師當時也不知豐子愷的詳情。例如從一九六五年後，廣洽法師即很少有豐子愷的消息。廣洽法師在《護生畫六集》序言中就說：「從此數年之後，往來音問，若斷若續，似有不能言之隱衷，而常以深居簡出養痾爲詞，庸詎知此乃故友受無妄之災之日也。」朱幼蘭居士是護生畫第六册的題字者，他在一篇文章中倒是爲人們提供了一些詳情：

「十年動亂，一場浩劫，豐先生受到衝擊，《護生畫集》成爲批判材料。然而，先生畢竟學佛有得，臨危不懼，仍然以護生畫第六集夙願爲念。遂於一九七三年毅然決定籌劃第六集，以圓

滿其功德。但在『文革』動亂中，有關書籍損失殆盡，缺乏畫材，先生於此頗費躊躇。一天，他與我談及籌畫護生六集事，命我搜尋可供參考的書籍。我回家在塵封的舊書中找到《動物鑒》一册送去，先生翻閱後笑曰：此書材料豐富，有此參考，畫材不愁了。先生篝火中宵，認眞選材構思，鷄未鳴即起床，孜孜不倦地作畫，不久百幅護生畫圓滿告成了。他將畫稿給我看時，低聲對我說：『繪《護生畫集》是擔着很大風險的，爲報師恩，爲踐前約，也就在所不計了！』並說：『此集題詞，本想煩你，因爲風險太大了，還是等來日再說吧。』我聽後，深感先生的爲人，時時想到別人的安全，唯獨不考慮自己的安全。我在先生爲法輕身精神的感動下，就毛遂自荐說，我是佛門弟了，爲宏法利生，也願擔此風險，樂於題詞。先生見我至誠，也不固拒，於是護生第六集的書畫，在艱難中提前於一九七三年完成了定稿。」②

《護生畫六集》完成後，在當時的環境下，豐子愷絕對沒有機會將書畫稿帶給廣洽法師，書信中亦不便告知。越二年，豐子愷病情加重，終於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逝世。他可以爲完成第六集護生畫而自慰，但也會爲未能親見第六集出版而遺憾。

大陸「文革」結束以後，廣洽法師於一九七八年秋再度回大陸。他自然十分關心《護生畫六集》的情況。由於當年豐子愷繪第六集時是屬於「地下活動」，所以豐氏家屬亦不知實情。最後還是朱幼蘭居士披露了實況，廣洽法師大受感動。廣洽法師曾說：豐氏繪《護生畫集》「不受環境的挫折而停頓，不受病魔的侵患而退餒，以護生則護心，永遠保持這顆赤裸裸對待人的良心善念，生死以之，義無反顧。」③於是廣洽法師此次離開大陸時，即從朱幼蘭居士處取原稿帶走，（爲提防不測，臨行前還特意將原稿一一拍照），隨後就向諸善信募集淨資，「決心由第一集至第五集託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陳國華先生代爲再版，每集各印壹仟册；而第六集之出版，則多印貳仟册，俾全部同時流佈，藉以完成子愷居士紀念弘一大師未了之夙願。」④《護生畫六集》終於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由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護生畫集功德終於圓滿。（六册護生畫原稿由廣洽法師於一九八五年九月捐給浙江博物館。）

《護生畫六集》當中的畫，就其筆觸技巧來講顯然比較生硬，可見當年豐子愷在病魔纏身，精神、肉體頗受折磨的情況下作畫的艱辛。然而細心的讀者亦能從中發掘出豐子愷內心世界的情感涌動。我要例舉的這位細心的讀者就是藝術家席慕蓉女士。席女士未見過豐子愷。但她在《永恆的盟約》⑤一文中卻對第六集中的某些不易爲人查覺之處作了很透徹的分析。席慕蓉認爲在第六集裏，「一個佛教徒的溫和慈悲的心腸顯現到了極點，一個藝術家的熱烈天眞的胸懷到了最後最高的境界……每一筆每一句都如冬陽，讓人從心裏得到啓示，得到溫暖。」細心的席慕蓉發現這一册與前面五集都不同的是：「藝術家自己在畫外加的那一條邊線上注明了頁次的順序，詩文上也是，從第一頁到第二百頁，都是他一一加注上去的，也就是說，豐子愷預感到自己可能不能親見到書的出版，於是，在那樣困苦的日子裏，仍然有條不紊地把一切預作了安排。」

席慕蓉還發現，豐子愷在這一集的第一幅圖安排了「馬戀其母」⑥最後一幅安排了「首尾就烹」⑦有其深遂的含意：「以戀母始，以護子終，藝術家的特意安排，不就在這裏了嗎？以生命的一切都爲了延續，藝術的最終目的應該也是爲了這個。汲取上一代的精華，寄望下一代的能夠知道、明白，並且再發揚光大，大我的逐漸成熟，小我的生存才有他的意義，永恆不就是這個意思

（下轉第22頁）

離而奉佛爲萬能之神。太虛大師常用「人生佛教」一詞，即闡示佛教以人爲本。大師云：「人生即『生人』[6]」。用「人生佛教」一詞目的之一，是對治有等信徒將信仰變爲「神化佛教」。大師並訓示皈依者云：「先了解佛法，正信佛法，由正信佛法而實行佛法……人生之究竟觀，當以皈依佛陀、達磨、僧伽爲始。以此三者爲摹倣一一人生等事實之眞相，而表現爲吾人作人的生活之眞標準。故吾人珍之、敬之、寶之、重之，而抱守爲不可須臾或離的宗旨——最高情志或最高信願[7]。」此最高信願，「消極的則對治佛教之向來流弊，積極的則依人生之改善而發菩提心，行菩薩道[8]。」

（完）

註釋：

①星雲法師監修：《佛光大辭典》，佛光出版社，台灣，一九八九。五零九三頁。

②同註①，九六三頁。

③釋智諭：《維摩詰所說經句解》，西蓮淨苑，台灣一九八八。七九——八零頁。

④張曼濤：《涅槃思想研究》，大乘文化出版社，台灣，一九八一。一三三——一三四頁。

⑤周叔迦：《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中華書局，北京，一九九一。下册八八一頁。

⑥釋太虛：《人生佛教》（妙欽法師整理），一九四六年第二版。二頁。

⑦同註⑥，二五頁。

⑧同註⑥，三一頁。

（上接第33頁「護生畫集研究」）

嗎？」

最後，筆者引用廣洽法師在《護生畫六集》序言中的一段話作爲結束語：

「蓋所謂護生者，即護心也，亦即維護人生之趨向和平安寧之大道，糾正其偏向於惡性之發展及暴力恣意之縱橫也。是故護生畫集以藝術而作提倡人道之方便，在今日時代，益覺其需要與迫切。雖曰爝火微光，然亦足以照千年之暗室，呼聲綿邈，冀可喚回人類甦醒之覺性。」

（全文完）

注釋：

①弘一大師之塔已於一九八〇年十月由杭州園林管理局修復。

②見朱幼蘭《豐子愷和他的護生畫集》一文，載新加坡《聯合晚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六日。

③見釋廣洽《方外知音何處尋？》一文（下），載新加坡《聯合早報》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日。

④見廣洽法師《護生畫六集》序言。

⑤載席慕蓉《有一首歌》（散文集），（台北）洪範書店一九八三年十月版。

⑥此圖取自《閱微草堂筆記》：「西商李盛庭買一馬，極馴良。惟道逢白馬，必立而注視。或望見白馬，必馳而追及。後與原主人談及，原主曰：此本白馬所生，時時覓其母也。是馬也，有人心焉。」

⑦此圖取自《傷心錄》：「學士周豫家，賞烹鱔。見有鞠向上，以首尾就烹者。訝而剖之，腹中累累有子。物類之甘心忍痛，而護惜其子如此。」